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6年2月3日(星期二) 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藝術天地

於無聲處聽驚雷

趙之境（原名趙志軍）

《相守》是我於近日「春來香江百馬鳴」展覽中呈現的作品。它是我藝術生命旅程的縮影，這幅作品呈現出的精神脈絡，連接着烏蘭察布的曠野長風與香港維港的瀲灩波光，記錄着故鄉風貌的忠實再現，同時也是對歸鄉的精神內核進行提純與轉化的漫長歸途。

我的童年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的牧區度過。在那裏，馬是坐騎，更是家人般的夥伴，是荒原上移動的篝火，溫暖而可靠。記得暴風雪中的一幕：一匹母馬靜靜地側過身軀，為瑟瑟發抖的馬駒擋住最為酷烈的風刀。沒有嘶鳴、沒有躁動，只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庇護。那個瞬間，「相守」二字便烙在了我觀看世界的方式裏。這種在嚴酷自然中淬煉出的生命紐帶，深刻地鐫刻在我的靈魂深處，構成了我情感的源頭。

當我離開草原，住進香港這座由鋼鐵、玻璃與不息活力構築的都市叢林，早年烙印下的生命「源頭」與視覺「調色盤」並未蒙塵，在巨大的地理與文化距離的發酵下，在全新生活場域的磨礪中，它們開始了一場複雜而深刻的內部反應。城市的急促節奏、璀璨夜景下的紛繁際遇、國際藝術觀念的強烈碰撞，讓那些深植於內心的「草原印記」被照亮。

《相守》便是這一漫長求索凝練的視覺表達。畫面中，兩匹蒙古馬緊密相依，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。一匹黑馬靜立，透着沉默的恒久力量；另一匹白馬依偎在側，脖頸以全然信任的弧度柔順傾靠，宛如最溫柔的交付。牠們的軀體貼合，已昇華為氣息與體溫的交融；眼簾低垂，目光共同望向畫面之外安詳的遠方，那是一種共同歷經跋涉後無須言語的深刻知曉。在我眼中，這相依相偎的姿態，恰如草原與香港的深情擁抱——烏蘭察布的遼闊深沉與香港的活力包容，傳統精神的恒久與現代文明的璀璨，在此刻無縫對接，血脈交融，共同譜寫了一曲和諧的生命交響。這「相守」，既是對古老情感的守望，更是對當下這個繁榮、穩定、美好時代的深切感知與藝術謳歌。

我將背景虛化，摒棄具體景物，只餘一片被內心之光浸透的暖灰調，讓「相守」這一狀態，掙脫某一特定時刻或場景的局限，昇華為一種穿越時間與地域的恒定生命姿態，是草原與都市之間的，亦是所有生命在時空蒼茫中對溫暖的本真渴望。這深情的根鬚，永遠深扎在烏蘭察布粗礪而肥沃的土壤裏。草原的廣袤，淬煉出相濡以沫的至高珍貴。因此，我筆下的溫情，是曠野的寂寥與生存的厚重。

這幅作品是我交付給世界的一份答卷。它關乎所有在蒼茫中彼此確認的生靈，也關乎一個穿梭於傳統與現代、曠野與都市之間的靈魂，對精神原鄉與生命本質聯結的深沉回望與當代重構。藝術撼人心魄的力量，正蘊藏於這「於無聲處聽驚雷」的剎那——在最極致的靜默中，喚醒觀者內心深處那片同樣的曠野與對美好的共通向往，指引他們看見自己生命裏那道永不枯竭的溫暖泉源。

●《相守》紙本設色 68cmx138cm。（2026年） 作者畫作

舊夢難忘

舊日德律風

沈西城

二十世紀初，香港已有德律風（電話），掛牆式要通過總機接線，方可通話，因此需要接線生，多是女性，英國管治時期重洋輕中，接線生只用洋人未婚女性，硬性規定要有香港英文書院第四班以上程度、取得校長保證書、學行優良者才得入選。中國女性想要當接線生，必須由庇理羅士女書院推薦，且要分日、夜班工作。香港電話公司隸屬英國，由英國人出任總經理，並由中國買辦負責營業事宜，工程部則由英國人出任總工程師，管理工程設備，至於主要線路總管卻由中國人主政。當時港九兩區電話總數在一萬台左右，電話體積笨重，採取舊式桌機、掛機，並無自動轉盤機。

1925年，每戶每年收費60元，時代進步，電話改用撥號，不必轉接，收費倍增。1960年前，電話開始供不應求，安裝不易，新用戶常須透過電話公司熟人，送禮請客才得裝置。因此市面出現黑市電話，頂手費需款港幣數千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父親生意繁忙，家中需要電話，屢向電話公司申請不果，只好求老朋友電話公司總經理Devoy幫忙，很快便獲得電話安裝，並非獨家享有，而是一線兩用，就是一個電話兩家用，一家接線時，另一家就不能通話，雖不便，聊勝於無。

我還記得家中的第一個深黑色電話，體積笨重，號碼是772523。有了電話，方便的不是父親，而是大姐，可以利用電話跟她男朋友通話。後來有了獨立電話，號碼一樣是772523，大姐、二姐爭相打電話，也方便了母親邀約麻將搭子，反而父親用電話的時間不多，他大多數是在公司少在家。中學時我也是電話的佔用者，跟少女通電話約定周末開派對、吃西餐、看電影，謝謝電話帶給我們很大的方便。

今日，除了企業公司，人人家中幾乎已沒有座枱電話，用的都是手機，座枱電話已漸被棄用。可不能說座枱電話已無價值，老家藏有一具五十年代中的舊電話，母親視為寶物，小心保護。有數位愛藏古董者，出價兩萬港元，聲聲懇求轉讓，母親都予以冷面孔，不肯讓，她對我們說：「這是你們爸爸託Devoy叔叔弄來的東西，有紀念價值，不能賣。」

淑梅足跡

民生書院創校百周年

車淑梅

民生書院創校百周年，該書院是香港少有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同一校舍的一條龍學校。而中學仍然維持津貼學校有教無類的辦學精神。超過一百年前兩位有心人——地產商區澤民先生及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先生捐出了一筆辦學基金，創校校長正是香港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黃麗松的父親黃映然校長。

社福領袖校監郁德芬分享：「當年的先賢目睹九龍城的孩子非常貧困，沒有好的學校接受教育，1926年他們在啟德濱開辦了小小的校舍，6個課室18位學生，數年後再籌建在嘉林邊道的新校舍。」

校友都說「民生改變了自己」，為作更深入了解，我請來了幾位名人校友，除了校監郁德芬，還有腸胃專科容量東醫生、紡織界翹楚游應森及公關界天后莊偉茵。

郁校監服務社福界原來與學校一次活動有關：「中六那一年，香港舉行全民人口普查，老師鼓勵同學當訪問員，我住在尖沙咀負責到訪那幢好高貴的大廈，有戶主惡言拒絕開門，我吃了閉門羹。老師教了我如何應付，翌日再度拜訪，他讓我進去，原來高貴大廈入面有好多小孩勞工，我愕然富裕社會後面隱藏着很多社會問題，我被激發立志當社工去改變這個世界。」

游應森強調知識改變了他的命運：「我出生於低下階層，如果我沒有機會入讀民生，不可能讀大學；如果沒有這個學歷，我初時不可能做到外國人公司的工作，我當製衣採購經常要到內地、台灣、世界各地，無論英文、廣東話、普通話通通都由我來翻譯。」

●民生書院名人校友：（左起）郁德芬校監、容量東醫生、莊偉茵、游應森。 作者供圖

容量東醫生小時候從內地來港，英文只懂得A Pan and A Man：「多謝學校語文和各方面的教導，包括金工和木工。我本來沒有想過當醫生，但小時候鼻敏感經常要去柏立基診所看醫生，排大隊，不能上學，見醫生不足1分鐘就踢我出來，我想的是若我坐你的位置，一定不會這樣。我現在怎樣？病人滿意才走。」

公關天后莊偉茵強調語言方面終身受用：「普通話是必修科，如中英數不合格要留班，普通話不合格就要補課才可升班。學校真的早着先機，知道兩文三語的重要性，也為我打下了很好的語言基礎。還有一個小故事，我的丈夫也是同班同學黃楚權，他問過陳百民校長學校有沒有校規？校長說沒有，你們有好多自由，但自由必須建基於以他人為先，這一句教誨影響我們生生世世的。」

記得民生書院90周年校慶有主題曲，由校友陳秋霞、林志美和彭羚合唱《光與生命》，今年會推出一個反思教育的音樂劇，校監補充：「是的，內容包括AI年代還需要有校園嗎？什麼是幸福？最重要我們由幼稚園至中學400多位學生一齊參與。還有一個重點，學校會出版一本書《薪火龍城》，聚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，究竟當時校舍被徵用了，同學停學做了些什麼呢？原來此間有好多人物出現了……」

民生書院百周年口號：「一點光 百載情 千帆舉 萬里程」，恭賀民生書院繼續秉承百年校訓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，春風化雨，再創輝煌。

百家廊

立春，風中輕嗅

鍾倩

當積攢一冬的心勁兒迎來爆發，「立春」無不使人雀躍。

城裏氣溫走低，甚至伴有雨雪，風裏卻能夠輕嗅出春天的氣息。那種拱動心靈的躁動感，那種毛孔張開的灼熱感，在體內關節腔裏毫無規律地來回遊走，不禁血流加劇，精神振奮。沒有什麼能夠抵擋人們對春天的嚮往——柳梢頭的第一縷鵝黃，千佛山迎春花的沁香，大明湖畔鶯鳥的吟唱。不妨去大明湖邊走走吧！感受「東風解凍，蟄蟲始振，魚陟負冰」的物候變化，大湖澄澈如鏡，折射出一道道白光，使人雙眼不敢直視。北風凜冽，一鞭一鞭打在臉頰上，隱隱作疼，卻不覺中某個地方蠢蠢欲動。怪不得同鄉李清照吟誦道：「暖雨晴風初破凍，柳眼梅腮，已覺春心動。」春心動，泉水動，城市睜開惺忪的眼睛，彷彿在向路人打招呼道：春天來了！

古人說：「吹暖東風自不忙，徐徐一例與芬芳。」別心急，風吹着就暖了，花開着就好了，人們走着走着，春意就濃了。在我看來，「立春」是一種由暗轉明的精神狀態，告別寒冬，準備迎接春暖花開，先立心，再立春；抑或說，心靈明媚如春，方能精神直立行走。

一年之計在於春，再多的準備也不嫌多，因為「人隨春好，春與人宜」。濟南春脖子短，市民們更加珍惜大好春光，走出家門尋找春天。濟南人又俗稱「打春」，即驅走嚴寒，迎接春天。據康熙年間《濟南府志》「歲時」記載，迎春禮俗分為三步：一是迎春，二是鞭春，三是送春。其中，立春當日的鞭春儀式最為熱鬧，儀吏手執五彩春杖，鞭打春牛，並念誦道：「一打風調雨順，二打地肥土暄，三打三陽開泰……」而後，將春牛打破，事先裝在牛肚裏的柿餅掉落地上，人們上前一哄而搶，圖個吉利。農耕年代的儀式早已遁去，現代人以「立春的第一杯奶茶」增加儀式感，消費主義至上帶來的快感，為新型社交打上醒目的烙印。

每個人都是從寒冬跋涉而來的孩子，一步深、一步淺地走向屬於自己的春天。而人活一世，盡情地體驗，也無非是幾十載春秋的長度，但是，進駐到內心的萬紫千紅永不褪色。那是25年前的初春，我大病初癒，體內遊走式的疼痛漸漸褪去，冬至那天做的手術刀口奇跡般癒合，陽光透過窗戶投射下金色的光，眼前的一切都是那麼新鮮、活潑，生機。朋友帶我去趵突泉公園看「三股水」，泉水不住地往外冒着，泉池周圍霧氣繚繞，恍若人間仙境。泉邊的黃色蠟梅傾吐春意，寸寸芬芳，使人精神明亮。

漫步公園裏，清泉淙淙，草木潛萌，東風拂面，有點癢、有點涼，內心深處有個地方如同葡萄酒木塞被拔開了，一股無名的地泉瞬間汩汩流淌，我是說不出的酣暢淋漓。那一刻，我又重新活了過來！那一刻，我恍悟道：所謂涅槃重生，不過是記憶中的一部分死去，同時精神拔節、壯大，一截一截向上生長，那是我生命的春天啊！從此，以後經歷的春天都是那個春天的續篇。從此，我誤打誤撞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。

「四立」節氣中，立秋最熱，立春最冷，這也是為什麼民間有「春捂秋凍」的養生之道。春天有多翹首期盼，「倒春寒」就有多猝不及防、「倒春寒」本身就是盛大春天樂章的一部分，教給我們在迂迴中擁抱光明的智慧，培養足夠的耐心與毅力，如艾米莉．狄金森的詩句：「光的手指/溫柔叩敲小城。」

經常地，我會重溫顧長衛導演的電影《立春》。相貌和資歷平平卻嚮往巴黎歌劇院的王彩玲，最終放棄去北京的夢，收養一個先天唇部缺陷的女孩，起名「小凡」。生而平凡，活出不凡，實際上，每個人的執着堅守都是了不起的春天，節氣是時間的刻度，記錄成長與衰老的過程。立春是剛剛啟程的長路，是春天來到前的起跳或助跑，寒春交替，東風與北風輪番登場，暗喻一個人在追求理想過程中徘徊不定的精神狀態。人至中年，我驀然發現：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王彩玲的影子。她拒絕舞蹈教師胡金泉的假結婚，捍衛心中的一團滾燙，那是夢想的形狀。胡金泉離開時說：「天氣預報說，今天黑夜有大雪。」大雪紛飛又何妨？她的身上有一個無法奪走的生命春天。她本身就是春天的代言人。

立春，炸春卷，做春餅，吃蘿蔔，各地風俗不盡相同，卻都無不蘊藉着對美好生活的祝福——春意萌發，在路上，每一天都是簇新的希望。

點滴

《秘密花園》

陳復生

母校基金會郵遞送來的禮物，每年都設想得細緻而別有心思，記得曾收過保溫杯、絲巾、羊絨圍巾……盡是溫馨的心意，今年也不例外，送的是藤枝擴香，包裝盒面印上寥寥字句，讓人充滿遐想，未開啟，彷彿已香氣四溢，醉入夢園，這是文字的魅力和無限想像空間……

「沉浸於鮮嫩牡丹、晨露玫瑰與溫潤雪松交織的馥郁花香之中，引領你走進英國作家柏納特筆下的秘密花園蜿蜒小徑。」——在不足50字內，鮮嫩牡丹、晨露玫瑰、溫潤雪松、柏納特、秘密花園，這幾個關鍵詞，已潛入腦海，映入眼簾的是多年前，曾看過這位知名作家法蘭西斯．霍森．柏納特（Frances Hodgson Burnett）的經典作品《秘密花園》（The Secret Garden）改編拍攝的電影影像。

●1911年版的《秘密花園》封面。 作者供圖

《秘密花園》於1909年出版，在英美被譽為是兒童心靈文學的經典代表之一，曾多次被改編為電影、電視劇和舞台劇。柏納特以寫童話故事聞名於世，她在1898年至1907年間，於英國肯特郡居住的時候，不經意透過一扇隱藏在種滿藤蔓的小門中，發現了莊園側邊被廢棄的玫瑰花園，還與知更鳥成為朋友。後來她以這段經歷為藍本創作了《秘密花園》這本小說，至今已流傳逾115年，被翻譯超過50多種語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。

故事描述孤兒瑪麗在荒廢的莊園中發現了被塵封十年的花園，在重整花園的過程裏，她治癒了自己與病弱表兄柯林的心靈。小說強調了大自然對心靈的恢復能力及友誼的重要性，透過自然的療癒力量帶動心靈成長。

感謝母校基金會的暖心情誼，送予的豈止是擴香？這段詩情畫意的片言隻字，引發起心靈的頓悟與療癒。其實，我們每個人的心裏，都擁着一個秘密花園，要時刻澆水、疏土，偶爾施肥，既要陽光，又要保持溫潤，需耐心看守照顧而無忘初衷，切忌因世間凡塵俗務，讓「心園」荒廢封塵！

文公子手記

常懷感恩

文公子

1月31日，除了是1月份的終結外，對天主教慈幼會屬下的學校而言，則為一年一度的感恩節，亦是該會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的瞻禮。

文公子就讀於慈幼會屬下的鄧鏡波學校，每年的感恩節都是一個備受校方重視的節日。記得當日全校無須上課，全體師生先在操場集體望彌撒，彌撒後每人派一支雪糕甜筒，然後在球場觀賞表演至中午左右放學，下午放假，可見其隆重。

慈幼會成立於意大利都靈市，是天主教內一個出名講求克己、專門在全球各地服務青年的宗教團體。慈幼會的建立，源於鮑思高神父9歲時所做的一個夢。夢中，他置身家附近一個廣闊庭園，見到許多孩子在玩耍；有的在嬉笑，但卻有更多的竟然在咒罵天主，更幻化為一大群兇惡的動物。他聽見咒罵聲，立即奔赴其中，揮拳相向，喝令住口。此時，有一位衣着華貴的男士出現，臉泛光輝，令鮑思高不能直視。他對鮑思高說：「你拳打他們，制止不了他們的行為；你只能用溫良和愛德，使他們成為你的朋友。你何不給他們說出罪惡的醜陋和德行的優點？」鮑思高答道：「你所說的，我辦不到，誰能教我運用愛心呢？」男士說：「我的母親將是你的老師。」這時，有一位舉止優雅的貴婦出現，她和藹地拉着鮑思高的手說：「你看！這就是你施行愛心的園地，你應該成為一個謙遜、堅強和壯健的人，去引領他們。」他最初看見的那群兇惡動物，這時竟都變了馴良的綿羊。

這個被稱為9歲奇夢的夢境所帶來的使命，影響了鮑思高的一生。他發願成為神父，後來創立慈幼會，一生以引領青年人回歸正途為使命。因此，鮑思高神父又被稱為青年慈父，其座右銘是：「與我靈，取其他」，即是他只要救得人的靈魂，其他物質，都不重要。鮑思高神父手空空，無一物，卻由於信賴天主與進教之佑聖母，四出向恩人籌款而屢創奇跡；他經常自嘲為專業乞討人，靠募捐起學校起教堂起青年中心，建立慈幼會時如是，受教宗委託興建意大利進教之佑大教堂時亦如是。所以慈幼會屬下學校，都特別教導學生要知恩感恩，大家有書讀，是因為得到許多恩人的幫助，所以要多為父母、親友及恩人祈禱。

因此，文公子自幼就常懷感恩之心，明白受人恩惠，自當銘記。感恩，就不忘本；感恩，自能效法先賢，多援助其他有需要的人。正能量，就由感恩開始。

娛生樂與「路」

香港電影大熱趨勢預測

路芙

踏入2026年，香港電影產業正站在一個關鍵的轉折點。經歷了類型實驗、市場起伏與全球串流平台的衝擊後，本地觀眾的品味與國際電影潮流相互碰撞，形成獨特的創作土壤。若預測明年的大熱趨勢，「新派港式類型混搭」與「深度在地化敘事」 極可能成為主導市場的兩股核心力量。

純粹的警匪、動作或愛情片已難以滿足當代觀眾。2026年的突破點，在於將香港獨特的社會觀察、城市壓力與身份思考，巧妙地融入科幻、驚慄或奇幻類型之中。例如：1.社會派科幻：類似《明日戰記》的技術框架，但更深入探討資源分配、階級固化或人口老化等議題，以未來鏡像折射當下焦慮。2.都市奇幻寫實：在密集的唐樓、舊區或離島空間中，發展出充滿本地民間傳說色彩（如「鬼怪」、「風水」、「禁忌」）的懸疑故事，類似《七月十四》的現代升級版，但更注重角色心理與社會環境的互動。這類作品不再滿足於簡單的娛樂，而是以類型元素作為外殼，包裹對香港現實的隱喻與提問，既能引發本地觀眾共鳴，其普世的高概念設定亦有利衝擊國際市場。

隨着製作技術普及與觀眾審美提升，「大場面」已非唯一賣點。2026年值得關注的是「專業領域敘事」的崛起。電影將深入某個特定行業或群體，以極度寫實、考究的細節，構建一個充滿說服力的世界。例如：1.聚焦金融暗戰、司法博弈、醫療前線、傳統工藝傳承，甚至是體育競技（如拳擊、街頭籃球）等領域。這些作品強調專業知識的真實呈現，並透過行業內的道德困境、個人執着與成敗掙扎，帶出深刻的人文主題。2. 韓國如《未生》《機智醫生生活》等劇集的成功，已驗證了專業敘事的吸引力。香港電影可借鑒此脈絡，注入更濃烈的本地色彩與緊湊的戲劇張力。

2026年香港電影的大熱關鍵，不在於盲目跟隨某種國際類型，而在於能否以成熟的類型技藝，說好一個扎根於此地脈搏與情感的故事。同時，可與大灣區及東南亞緊密合作，以港式敘事為主軸，無論是科幻片、劇情片或懸疑偵探系列，其核心都必須緊扣這座城市的記憶和元素，皆因觀眾渴望的是在光影中找到認同，獲得啟發，或是一份真切的情感連結。